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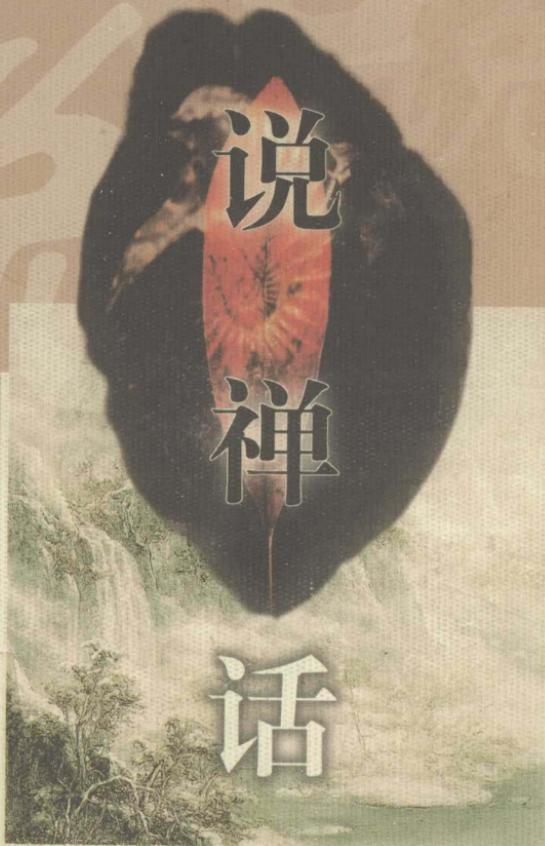
李哲良 著

说

禅

话

美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哲良 著

说

禅

话

美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张问渔

封面设计：邹小工

刘 民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何秀兰

蓝 海

说禅话美

李哲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53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24-1/B·175 印数：1—6000 册

定价：19.50 元

序

“十年一觉扬州梦”。

当人们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的时候，因心有余悸，或者一时还摸不准方向，所以既显得急急巴巴，忙于发泄，又显得六神无主，饥不择食。我那时的心态，大抵也是如此。

记得我当时除了匆匆忙忙写些杂文随笔之外，还写了一些小说、戏剧和故事，同时也写了不少专论。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总之什么都写，全无准头。而且，不知为什么，竟然与佛结缘。我当时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就是从深山古寺中走出来的。

此后，虽然集中精力转向美学领域，很快推出了《王朝闻评传》和发表了关于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大师的评介文章，但朋友们看了之后都说，总带有一种禅风美味。其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仍然照样写下去，随写随发。当时刊载于《人民日报》副刊的“美学杂俎”和《成都晚报》的“美与生活”等专栏文章，大抵就是这时写的。其他则散见于《美育》、《艺术世界》、《戏剧与电影》、《四川日报》等报刊杂志。

这些文章并无奇特之处，只不过落笔于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服饰、审美、影视、艺术等问题，从中陶情遣兴。大多与禅的各种境界有关，所以带有一些禅的灵气、意蕴和情趣，但并非有意为之，多系自然流露。

我本无心说禅话，谁知禅话逼人来。

因此，我索性将此书取名为《说禅话美》，旨在表明这是一本关于“禅与美”的休闲之书。

忙与闲，动与静，本是一对孪生姐妹，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有人好动，有人好静，有人忙死，有人闲死。这是各人的选择，是勉强不得的。

曾有记者问美国金融界的巨头罗杰斯，在拥有庞大的公司和巨大的财富之后，为什么还那么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何不静下来悠闲一下呢？

罗杰斯回答说，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工作狂”，让我去干再多的事我也不会感到满足。

时下中国的许多影星、歌星、球星，大约也是如此，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像陀螺一样，总是被人抽打着，不停地旋转，怎么也停不下来，就是想静也静不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就叫人生难得几回搏。

“动”，正是他们的本色、行当。

“忙”，正是他们的性格、特点。

这也是缘分，没有什么可以指斥的。创造一切，不必占有一切，更值得赞许。

不过，如果创造辉煌的现代文明成果，要以沉重的身心负担和生活的枯竭为代价的话，那么，人类最终的生存意义又是为了

什么呢？

须知，急功近利，拼命地消耗能源和资源，以占有更多的物质，非但不能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反而会导致生活质量的衰颓和人性的异化，助长歪风邪气的四处泛滥。

因此，不能不提醒人们，还是悠着点吧，别把已经发烫的地球烧焦啦！

休闲文化，毕竟是静观人生的。

我引来佛海禅风，无非是企盼给这喧嚣而过热的世界，带来一丝清凉、一份宁静。

千金难买是安详。

人生不妨雅一点。

李 哲 良

一九九七年冬于重庆蜗居“随缘斋”

目 录

序.....	(1)
“诗圣”求禅	(1)
“诗佛”咏禅	(5)
李翱学佛.....	(8)
张商英参禅	(13)
苏东坡与张九成的“心境”	(22)
王朝闻寻美掠影	(25)
宗白华的人生节奏	(36)
舒强的生命呐喊	(45)
苏叔阳的“生命线”	(48)
蒋子龙和他的《蛇神》	(56)
周企何的“禅趣”	(64)
曹禺的“佛心”	(72)
薛艳秋“扔纸团”	(74)
盖叫天的“于无声处”	(76)

齐白石眼中的“飞鸟”	(77)
巩俐引禅入戏	(79)
周洁的舞境与禅境	(81)
张瑜的“本来面目”	(82)
高济民的十八罗汉	(84)
柯云路“走火入魔”	(86)
妙与不妙	(89)
纯与不纯	(93)
了与不了	(95)
有与不有	(98)
工与不工	(101)
言与不言	(103)
闲与不闲	(106)
离与不离	(109)
熟与不熟	(113)
一与不一	(119)
圆与不圆	(123)
法与不法	(126)
空与不空	(131)
禅与美	(141)
亲爱的“幻影”	(142)
今夜玉人来不来	(147)
期待中的审美情趣	(149)
一见钟情	(153)

假如你真爱我	(157)
美的尺度，爱的标杆	(160)
爱的最高原则	(164)
美人必有一陋	(168)
女性心中的男性美	(170)
凶手漂亮吗？	(175)
漂亮并不等于美	(177)
当“安娜服”流行时	(179)
不薄女装爱男装	(181)
“曲有误，周郎顾”	(182)
“孤独”的奥妙	(183)
妙不可言	(185)
回头一笑百媚生	(193)
美哉！《芙蓉花仙》	(198)
陈白露是我的	(20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02)
小凤仙弹琴	(204)
敏感与直觉	(205)
观音的“摇身一变”	(206)
潜意识之谜	(208)
心有灵犀一点通	(209)
疑是银河落九天	(210)
千古之谜请君猜	(212)
妙处难与君说	(213)
美人饮剑无穷恨	(214)
“双背供”的妙用	(219)

化丑为美	(221)
影子的魅力	(224)
遗貌取神	(226)
恰到好处	(230)
人面桃花相映红	(234)
“赏心乐事谁家院”	(238)
喜新厌旧	(244)
“奈何烧煞我宝玉”	(250)
绿鹅与少年	(255)
空中小姐	(260)
灯火阑珊处	(266)
雪地上的乌鸦	(272)
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	(275)
审美心境与高峰体验	
——“专注状态”	(282)
审美心境与高峰体验	
——“痴情状态”	(294)
审美心境与高峰体验	
——“虚静状态”	(304)
漫话“中和之美”	
禅的缘起与美的纠缠	(312)
(334)	

“诗圣”求禅

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自幼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与熏陶。他以稷、契自诩，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走的显然是一条许多文人士大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路。

杜甫为人厚道，恪守儒家信条。他写的诗，大多与现实社会人生紧密相关，故有“史诗”之称。他亦被尊为“诗圣”。

因此，很难把这位“现实主义”诗人同禅宗拉扯在一起。但事实上，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了。可能过去在评价杜甫时，怕提到他与佛门的关系会玷污“诗圣”的名声，所以评介者大多避而不谈，设法遮掩。因此，今天许多青年人不知杜甫也曾求过禅。

其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如果离开了佛家，那就太不完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佛学，那就不能说他已全面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了，他的知识结构必然也是残缺的。胡适停笔写哲学史，就是因为不了解佛学。

宋人张商英说：“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

之疾。”话虽偏激，但不无道理。

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三者都有不可取代而又互相协调的功能。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主要是智与德），事实上正是“儒佛道”文化的融会贯通的积淀。“诗圣”也不例外。

既然如此，又何必隐讳呢？

不过，最好看看杜甫自己在这方面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

二

杜甫流落四川后，他曾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一诗中，清楚地说过：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①

“夔府”，今日四川之奉节县，旁边有白帝城，刘备就死在那里。杜甫也曾流落此地，这时他生活得非常艰难。当他在穷愁潦倒、苦不堪言中追忆往事时，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 he 已“身许双峰寺”了。

“双峰”，指湖北黄梅东、西二寺，这是当年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弘法的地方。他们都是中国禅宗的正统法嗣，也是杜甫以身相许的禅门。他当年仰慕的正是“七祖”的禅法。

在中国禅宗史上，本无所谓“七祖”的称号。因为从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传至六祖惠能就结束了一人一代的承

^① 《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九。

传形式。只是由于五祖弘忍之后，又分出两大派系：惠能在南方，开顿悟法门，称南宗，是弘忍的正式传灯之人；神秀在北方，开渐修法门，称北宗。

北宗由于受到武则天的支持，神秀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他的禅学在北方势焰极盛，他死后由其弟子普寂继承，势力更大，被誉为“七祖”。杜甫求的正是北宗普寂的禅法。但似乎并未开悟，他说：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
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
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

——《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这里说的是，许生从净土宗圣地五台山的石壁玄中寺来，与他相会吟诗谈道，他听后很受启发。“身犹缚禅寂”，是说过去参禅悟道，但终未开悟。净土宗但求心净，只念阿弥陀佛，何其简单，不如转向净土吧。

但净土宗只适宜一般的善男信女，与诗人心灵相通的还是禅宗，所以杜甫还是坚持信奉禅宗，他说：“本自依迦叶”，“晚闻多妙教”。迦叶是释迦牟尼的续灯传人，也是禅宗的老祖宗。“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说的就是禅宗的“源点”。

三

杜甫求禅的最大收获，一是妙悟人生，一是妙悟诗道。

现存杜集中的第一首诗《游龙门奉先寺》，可说是他较早的一首入禅诗。

此后在各个时期的诗作，如《已上人茅斋》、《游修觉寺》、《后游》、《江亭》、《上牛头寺》等，也都清晰地展示出禅道对他的影响。尤其是杜甫入川以后所写的诗，更能反映出禅的意境、禅的意趣。实际上也是他的心境、人格的一个侧面显示。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神闲气定、怡然自得的心境。

《旅夜书怀》一诗，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诗人的另一种心态。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诗是杜甫在成都失去依靠，不得不买舟东下漂泊。他经重庆到忠州后，便暂时停了下来，此诗就是这时写的。意思是说，夜色很浓、很淡，风轻轻地吹拂着岸边的小草，月光照着我这只孤独的帆船；繁星点缀着广阔的原野，波光中映出月亮与船帆。月夜如此孤寂，渺茫，不由得想起自己走过的这段人生之路。诗

文倒写了不少，但哪能靠文章出名呢？而且天下文章也不值钱！如今已垂垂老矣，早该丢掉那倒霉的功名，做什么官罗！到头来东寻西找，飘来飘去，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活像空中飞来飞去、无所依傍的海鸥。

全诗虽然不见禅语，却充满了禅的意蕴、禅的奇趣和禅的意境。

此诗如同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样，皆有“人境俱夺”的禅境。杜诗中虽然尚有一鸟，并非已“绝”；犹有星光河岸，并非已“灭”，但其寒冷的心态，二者几乎是相同的。

诗人如同一个“孤僧万里游”、浪迹天涯、漂泊盲流的“游方僧”一样，始终没有找到“安心”的“入处”。杜甫求禅，收获甚微。论引禅入诗，以诗喻禅，他不及王维；论参禅悟道，本性自适，他不及白居易。

“诗佛”咏禅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太原人。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信佛，素服长斋。21岁举进士，曾一度奉使出塞，此外大部分时间均在朝供职，官至尚书右丞。他曾两次遭贬，险遇不测。40岁以后，即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到了晚年，则“以禅诵为事”，一心写诗作画，被人称为“诗佛”。在他的诗中，一方面引经用典，如法身、天眼、三贤、七圣、雁王、鹿女……另一方面又竭力宣扬佛法教义，如“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这种类似于佛偈的诗句，大抵是直

接弘扬佛法的，所以诗味不浓，禅趣尤浅。但作为一代“诗佛”的王维，毕竟是精通佛法、深谙禅理的行家里手，加上他善于将禅境融入诗情画意之中，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图景，又与清秀空灵的山水景物融为一体，所以他的许多诗就充满了禅味。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过香积寺》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终南别业》

从这些诗中，既可以品尝到形象本身悠然的韵味，又可以由此而生发并体验隐含其中的人生哲理。看去淡泊玄妙、空灵超脱，但并不给人一种孤苦、凄凉之感。也就是说，王维不是遁入空门的“出世”之禅，而是不脱离人间烟火的“入世”之禅。他之所以醉心于以禅入诗，只不过是在公干之余，经过一番尘世喧

闹繁杂之后，暂时到大自然中去领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妙景色而已。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中，体验人生的意趣，实现心理上的平衡，陶冶性情，提高志趣。这既是人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难得的审美享受，又何乐而不为呢？人们仰慕他“字字入禅”、“能悟入上乘”，原因盖出于此吧？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居秋暝》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使至塞上》

这些诗同他的画一样，几乎都充满了清幽淡泊、空灵玄远的禅味，从而构成一种若即若离、似有似无、朦朦胧胧的意境，似乎给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感。